

帕
米
尔
当
代
诗
歌
典
藏

事物的眼泪

唐晓渡 主编

欧阳江河

帕
米
尔
当
代
诗
歌
典
藏

唐晓渡
主编

事物的眼泪

欧阳江河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事物的眼泪/欧阳江河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8.1

(帕米尔当代诗歌典藏/唐晓渡主编)

ISBN 978 - 7 - 5063 - 4171 - 4

I. 事… II. 欧… III. 诗歌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75459 号

事物的眼泪

作者: 欧阳江河

编辑统筹: 王少农

责任编辑: 黄国弋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35 × 210

字数: 80 千

印张: 5

插页: 2

版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171 - 4

总定价: 150.00 元 (全十册)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欧阳江河



原名江河，1956年生于四川省泸州市，现居北京。诗人，诗学、音乐及文化批评家。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已发表诗歌作品200余首，诗学理论文章及当代美术、音乐、电影、戏剧批评文章20万字。其诗作及诗论文章被译成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俄语、意大利语等十多种语言。作为诗人，欧阳江河的写作强调思辨上的奇崛复杂及语言上的异质混成，强调个人经验与公共现实的深度联系。作为诗学批评家，他在当代中国诗歌的整体理论及文本细读这两个方面均有独特建树。欧阳江河的写作实践深具当代特征，在同时代人中产生了广泛、持续的影响。

前言

唐晓渡

今年年初，《南方周末》一位名叫张健的小伙子做了我一回电话采访，前后三次，总计不下四小时，可谓昏天黑地。尽管最终的刊出方式大违初衷，尽管以《新诗90年，寿宴还是葬礼》为题过于耸人听闻，但我还是要感谢他为此付出的辛劳，尤其是他对新诗命运的强烈关注。显然，无论是作为一个记者还是读者，他都对当代诗歌多年来的“混乱”局面感到极为不满，由此提出了一个他自认为是“核心”的问题：“什么是诗歌？总得有一个标准吧，不然永远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不用说，面对这样的问题我永远只能惊慌失措，如同一个皮包公司的伙计被客户要求当场出示他所没有，也不可能有的现货。此外我还有理由感到羞愧，因为号称“诗歌批评家”，我对这样一个如此显豁触目，却又被一再悬置的问题竟从未感到过义愤填膺。感谢上帝，惊慌失措也好，羞愧也好，都没有妨碍我立马应答；整理出来一看，居然也还算头头是道。兹摘录如下：

……我们只能在充分尊重诗歌本性的前提下，立足写作和阅读本身，立足这方面的已有经验和可能性之间的对话关系，用相对的、动态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在这方面，崇尚个体自由的“新诗”，较之在规则上有着一系列刚性尺度的“旧诗”，显然更加难以把握。“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怎样才能从中平衡出一个公约的标准呢？好在我们还有一颗向诗之心，好在这颗心不但如康德所说，具有某种先验的审美判断力，还有自身的相关经验可据，因而不至于在绝对的相对中变得虚无。对我来说，诗学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是正常的，就像在具体评价作品时听从诗本身的律令是必须的一样。所谓诗本身的律令，在我看来主要有两条，一是文本在语言形式上的独创程度，二是文本揭示生命体验的深度和复杂性。我怀疑任何张口就来，唾手可得的東西。

这件事，这段话，和编纂“帕米尔当代诗歌典藏”本没有直接关系；但由于编纂这套“典藏”的动机之一，恰恰是试图对当代诗歌长期存在的“失衡”、“失范”问题有所因应，故“征用”于此，以提示相关的观点和语境。所谓“有所因应”，当然不是要提供一套明澈的、可以条分缕析并当场验效的“标准”或“范式”，而是希望提供一套在只身深入中令人信服地呈现了成熟的光辉和魅力的文本，使一场旷日持久、迄无定论，恐怕最终也不会有定论的对话更具张力。我不在乎这样说会被人指责为“玩辩证”或“制造悖论”，因为在我看来，现代诗的标准问题，其本身就是一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式的悖论，除了诉诸创作/阅读/阐释/评价之间开放的辩证和对话之外，别无解决之途。我还想说的是，悖论即高度，对此我们不但应该透彻意识，而且应该始终持守，否则所有的对话都会变质，沦为行业标杆之争，或话语霸权之争。

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当我说“在只身深入中令人信服地呈现了成熟的光辉和魅力的文本”时，实际上已经使用了某种标准。我乐于承认这一点，相信入选的诗人及其作品也当得起这一点。我同样相信，对于那些热衷于诗歌加速度的世代更替，并将其与“市场准入”、“升级换代”混为一谈的人来说，这样的标准不仅保守，而且可疑，应该立刻予以消解。

2006年1月，由中坤诗歌发展基金支持的帕米尔文学工作室正式开始运作，其主要职责在于策划、组织和实施中外民间的高端诗歌交流。交流需要依据——这是编纂本“典藏”的另一个动机，也是它之所以被命名为“帕米尔”的原因。感谢中坤诗歌发展基金，感谢作家出版社，感谢各位入选诗人的支持：你们的协力合作，从另一侧面丰富了“帕米尔”一词可能具有的含义。

2007年11月1日

目 录

- 1 / 天鹅之死
- 2 / 手 枪
- 4 / 肖斯塔柯维奇:等待枪杀
- 6 / 我们——《乌托邦》第一章
- 9 / 公开的独白——悼念埃兹拉·庞德
- 10 / 纸上的秋天
- 12 / 汉英之间
- 15 / 玻璃工厂
- 19 / 整个天空都是海水
- 20 / 冷血的秋天
- 21 / 聆 听
- 26 / 美 人
- 28 / 一夜肖邦
- 30 / 最后的幻象(组诗)
- 43 / 快 餐 馆
- 50 / 遗 忘
- 52 / 马
- 58 / 拒 绝
- 61 / 春 天
- 63 / 豹 徽

- 65 / 寂 静
- 66 / 傍晚穿过广场
- 72 / 墨 水 瓶
- 74 / 交 谈
- 76 / 早晨醒来
- 77 / 春 之 声
- 79 / 星期日的钥匙
- 80 / 空中小站
- 82 / 茨维塔耶娃
- 83 / 计划经济时代的爱情
- 85 / 晚 餐
- 87 / 梨 子
- 89 / 秋天:听已故女大提琴家 DU PRÈ 演奏
- 91 / 电 梯 中
- 93 / 关于市场经济的虚构笔记
- 99 / 异乡人的故乡
- 101 / 另一个夏天
- 104 / 晚间新闻
- 107 / 纸币,硬币
- 113 / 哈姆雷特
- 115 / 去雅典的鞋子
- 117 / 风筝火鸟
- 119 / 感 恩 节
- 123 / 歌 剧
- 125 / 我们的睡眠,我们的饥饿
- 131 / 国际航班
- 134 / 谁去谁留

136 / 时 装 街

139 / 毕加索画牛

141 / 一分钟,天人老矣

143 / 女儿初学钢琴:莫扎特弹,钟子期听

145 / 舒 伯 特

147 / 欧阳江河创作年表

天鹅之死

天鹅之死是一段水的渴意
嗜血的姿势流出海伦
天鹅之死是不见舞者的舞蹈
不变的万变中天意自成

或仅是一种自忘在众物之外
一个影子摇晃一座空城
使六面来风受困于幽谷
使开过两次的情窦披露隔夜之冷

谁升起，谁就是暴君
战争的形象在肉体中逃遁
抚摸呈现别的裸体
——丽达去向不明

1983年9月6日于成都

手 枪

手枪可以拆开
拆作两件不相关的东西
一件是手，一件是枪
枪变长可以成为一个党
手涂黑可以成为另一个党

而东西本身可以再拆
直到成为相反的向度
世界在无穷的拆字法中分离

人用一只眼睛寻求爱情
另一只眼睛压进枪膛
子弹眉来眼去
鼻子对准敌人的客厅
政治向左倾斜
一个人朝东方开枪
另一个人在西方倒下

黑手党戴上白手套
长枪党改用短枪

永远的维纳斯站在石头里
她的手拒绝了人类
从她的胸脯拉出两只抽屉
里面有两粒子弹，一枝枪
要扣响时成为玩具
谋杀，一次哑火

1985 年 11 日于成都

肖斯塔柯维奇：等待枪杀

他整整一生都在等待枪杀
他看见自己的名字与无数死者列在一起
岁月有多长，死亡的名单就有多长

他的全部音乐都是自悼
数十万亡魂的悲泣响彻其间
一些人头落下来，像无望的果实
里面滚动着半个世纪的空虚和血
因此这些音乐听起来才那样遥远
那样低沉，像头上没有天空
那样紧张不安，像骨头在身体里跳舞

因此生者的沉默比死者更深
因此枪杀从一开始就不发出声音

无声无形的枪杀是一件收藏品
它那看不见的身子诡秘如莫斯科
一付叵测的脸时而是领袖，时而是人民
人民和领袖不过是些字眼
走出书本就横行无忌

看见谁眼睛都变成弹洞
所有的俄罗斯人都被集体枪杀过
等待枪杀：一种生活方式

真正恐怖的枪杀不射出子弹
它只是瞄准
像一个预谋经久不散
一些时候它走出死者，在他们
高筑如舞台的躯体上表演死亡的即兴
四周落满生还者的目光
像乱雪落地扰乱着哀思

另一些时候它进入灵魂去窥望
进入心去掏空或破碎
进入空气和食物去清洗肺叶
进入光，剿灭那些通体燃亮的逃亡的影子

枪杀者以永生的名义在枪杀
被枪杀的时间因此不死

一次枪杀永远等待他
他在我们之外无止境的死去
成为我们的替身

1986年4月于成都

我 们

——《乌托邦》第一章

他挥动屠刀，我们人头落地。
没有他的刀，我们不会长出头颅。
人头中一些嘴唇挂在树上，
被风吹着长大，长到第七天，
奇怪的叶子变成肺，
水在中央感到肉体的围拢，
月亮从里面流了出来。
古代的夜晚微微卷起。
我们活着，如一群幽灵手舞足蹈，
表现他天才的空想。

他渴了，树上的果子纷纷坠落，
他饿了，地里的小麦立即成熟。
我们丢了头，枯麦秸的腰捆在一起，
他的血制止了伤痛。
我们穿越镜子回家，镜中有女人，
她们举一反三，身体搓为绳索。
头发的黑色从梳子流走，
物质回头一片白，
酒回到粮食，秋天，空的杯盏。

一个秋天之后有许多个秋天，
我们肩上，头在离去。

他的头经过众多人体到达狮子，
他的预言穿行其间不置一词。

众词向心，心向无起源的歧义。

他对此涂一片鸦，写一树枯枝，
寥寥数笔天气便冷了下来。

他嚣张的器官却把我们引向春天，
引向抒情，生殖，现代图腾，
使我们的性别浓荫蔽日。

最初不见光，他说有光就有了光。
然后有了马，他又说白马不是马。

他说过一遍的话我们一再重复，
他公开的器官被我们集体借用。

我们在他脸上安排眉眼的位置，
用他的手抚摸，挑起，伸向别的。
他不来，女子三千终生不孕。

幽会营养不足，空出子宫

像隔壁房间无人居住，

门敲开一次就变成装饰，

年龄在一幅肖像中被忘掉。

他病了，世界白得像一座医院，

他睡了，到处的夜晚不敢开灯。

整个白昼我们足不出户，

闭门无事，遁形莲花自开自落。

而他睁大的眼睛镶满四壁，

让玻璃进入空气

比光更神秘地向影子出发。
大地没他的影子，天上不会有太阳。
他唯一的影子面对唯一的太阳，
一时弓箭齐发，射落多神的九个。
他摊开地图，方圆千里空无人烟，
他颁布战争，一个国家草木皆兵。
我们当行未行，姿势静如植物，
根部以下埋进土地。
千里之外，他一走动就踩着我们，
我们躺下如纪律或台阶，
一级级升向他历代的王位。
他度过百年使之短暂如一瞬，
他生生灭灭在每日每时。
他年轻时，我们的祖先不敢老去
当他老了，我们的儿子不敢降生。

1986年5月于成都